

## ◇大型京剧

# 雷雨

(根据曹禺先生同名话剧改编)

编剧：雷志华

## 人物表

周朴园	某煤矿公司董事长
蘩漪	周朴园的续妻
周萍	周朴园之子
周冲	周朴园和蘩漪的生子，周萍的异母弟弟
鲁贵	周宅管家的佣人
鲁妈	名侍萍，鲁贵妻，周萍的生母
四凤	鲁贵和鲁妈的生女，周宅女佣
鲁大海	鲁妈和周朴园的生子，四凤的哥哥，煤矿工人
周朴园的随从、周宅男仆们、周宅女仆们等	

[低沉的诵经男声和木鱼、铜磬有节奏的敲击声  
弱起渐强。]

(诵经声)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

(幕前女声小合唱起)

富貴人家多善行，  
手弄佛珠口念经。  
凡人不知神仙事，  
只盼一生得太平。

[幕启：景现周公馆。]

[周公馆——豪门深宅，透过客厅和蘩漪卧室的楼梯，可见台榭错落有致的后花园。虽然整个建筑从幽雅中渗透着奢华，但总给人一种阴沉、压抑的感觉。]

[正在聚拢的阴云和远处的隐隐雷声，预示着一场猛烈的雷雨即将到来。]

[诵经声渐强，引得侍女们聚拢倾听并悄声议论。]

侍女甲 那边在唱什么呢？

侍女乙 这不是唱，是念经。

侍女甲 念经？

侍女丙 对，听说老爷只要回来，每天都要吃斋念佛，修身养性，这是积德。

侍女甲乙 积德？

侍女丙 (低声模仿着)阿弥陀佛……

[滑稽的模仿引得众侍女爆发出哗然笑声。]

[鲁贵上。]

鲁 贵 (低声呵斥)吵什么，吵什么？没听说老爷做善事的时候不许别人打扰吗？下去、下去！

[侍女们欲下，走近花架。]

鲁 贵 (急呼)站住！那根电线断了，跑电，会打死人的！

[侍女们绕开电线，轻步跑下。]

四 凤 爹，太太不是让您赶快找人，把那根电线接上吗？您怎么还没去呀？

鲁 贵 我这不是忙吗？

四 凤 眼看就要下雨了，万一出了事我看您怎么交代！(欲下)

鲁 贵 (不服地)嗳，你别真像个少奶奶似的跟我说话，我还有事要问你呢。

四 凤 您不就是要钱吗？我身上只要有几个小钱，全让您一次一次拿去喝了、赌了。我一个做下人的，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呢？

鲁 贵 (有意地)你有人给呀。

四 凤 (回避地)您别胡说！(欲下)

鲁 贵 (拦住她)我问你，前儿个晚上你到半夜才回家，干什么去了？

四 凤 (语塞)我……大少爷要到矿上去，让我给他整理衣服呢。

鲁 贵 别蒙我！多少衣服能整到半夜？完了还坐着汽车送你回家？你不就是个下人吗？

四 凤 (窘迫地)您！您胡说什么呢！

鲁 贵 我没胡说！(诡秘地)他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有一个劲儿地对你说那种……那种话。我都听见了。

四 凤 (有点急了)您还像个当爹的吗！

鲁 贵 (奸笑着)我是给你提个醒：人家周萍是大少爷，你不过是个小丫头，可别白白地让人家给耍了！

四 凤 (羞愤地) 您！

鲁 贵 我呀，清楚得很！

(唱) 莫以为大少爷真心爱你，

先自问是凤凰还是小鸡。

有钱人谁不会逢场作戏？

咱正好靠大树吃饭穿衣。

休奢望与他们谈嫁娶，

学你妈穷正经——那叫死没出息！

四 凤 (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) 您！……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！(跺着脚，“哇”的一声哭着跑下)

鲁 贵 这个傻孩子，四凤、四凤……(追下)

[周萍上。]

周 萍 (扫视着周围的环境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感慨地) 周公馆，我终于可以离开你了，再也不回来了，永远不回！

(唱) 往事如履心颤栗，

终日犹如芒在脊。

借酒浇愁愁更剧，

恨难插翅出樊篱。

恰逢罢工潮退去，

冲破牢笼遇良机。

老父亲派我把矿业去料理，

绝处逢生上天梯！

[四凤抹着眼泪返上。]

周 萍 (见到四凤，顿时让他兴奋起来) 四凤、四凤，你怎么了？

四 凤 (忙揩泪掩饰) 没什么。

周 萍 (扶她起来) 还说没什么呢，眼睛都哭红了。

四 凤 是灰尘吹进去了。

周 萍 来，凤，我给你擦擦。(掏出手绢)

四 凤 不、不，已经好了。(躲开)

周 萍 (观察着她) 凤，你一定有什么烦心事不愿意告诉我。

四 凤 我……(认真地) 萍，你能一直这样对我好吗？我是说一辈子。

周 萍 凤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

四 凤 我相信，可您是大少爷，我是个小丫头，我怕……

周 萍 你怕什么？怕我骗了你？

四 凤 我知道你不会骗我，可我心里……

周 萍 你心里又不踏实了？好四凤，你让我怎么做才算好呢？

四 凤 (想了想) 明天你不是要到矿上去吗？还是带我一起走吧。

周 萍 带你一起走？

四 凤 萍。

(唱) 夜幕下你我曾倾诉心语，

晨雾中你我曾相依相依。

待等日出雾散去，

未逢人面头先低。

惟惟唯恐人猜忌，

惴惴难度朝与夕。

二少爷又频频表露情意，

性惑直意恩切躲避不及。

赴矿山倒不如带我同去，

也免得天各一方两孤虚。

周 萍 四凤。

(唱) 彩蝶双飞鸟比翼

犹如你我难分离

只待我到矿上安排就绪，

定接你离公馆同飞同栖。

拓一片两人的自由天地，

生生死死两相依。

四 凤 (唱) 拓一片两人的自由天地，  
周 萍 生生死死两相依。

[周萍拥四凤入怀，二人沉浸在甜蜜之中。]

四 凤 (突然警觉起来) 你听，好像是太太下楼来了！

周 萍 (确定地) 是她！(拉四凤，蹑手蹑脚地退下)

[雷声隐隐。]

[蘩漪手执团扇，沿楼梯而下。]

蘩 漪 (忧郁地，唱)

风去风来虽无影，

撕扯短衫动有声！

簷衣拍打心难静，

乱曲常在胸臆中。

夜半忽闻步履近，

整云鬓、轻开门，

喜相迎，哀又生

——错把风声当周萍！

残香仍在孤衾里，

却将孤影伴残灯！

满腹凄衷无处诉，

却在人前扮尊容。

宠儿不知怨妇苦，

总把哭声当笑声！

[幕后小提琴声欢快跳跃——周冲拉着小提琴上。]

周 冲 妈！

蘩 漪 冲儿！

周 冲 妈，您下楼来了。

蘩 漪 你在找谁呢？(拉儿子落座，溺爱地为他擦汗、扇凉)

周 冲 妈，您不知道，我这两天可高兴了。

蘩 漪 在这个家里你能高兴起来实在是难得了。

周 冲 (不好意思地笑了笑) 妈，我有件事要告诉您。不，是跟您商量。

蘩 漪 什么事？你快说吧。

周 冲 妈！

(唱) 你有着年轻人奔放的思想，  
你有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肠。  
我有个小秘密只对你讲。  
你可不许笑我傻说我荒唐！

蘩漪 (微笑着) 怎么会呢，你说吧。

周冲 妈！

(接唱) 我憧憬，我向往，  
未想到，幸福就在我身旁；  
我追求，我欣赏，  
咱家里，就有一位好姑娘！  
她不似富家女娇生惯养，  
知寒暖、解人意纯真善良，  
我愿把终生情为她奉上。

蘩漪 (接唱) 谁家女竟使你如此癫狂？

周冲 (神秘地) 妈，她是个既聪明又有感情的人。

蘩漪 孩子，你不是喜欢受过教育的人吗？她念过书吗？

周冲 当然没有，不过这并不重要，我可以帮助她。

蘩漪 (猜测地) 你说的不会是四凤吧？

周冲 对，就是她。妈妈昨天我已经向她求婚了……

蘩漪 (惊愕地) 什么？“求婚”？(为这两个字感到可笑) 你向她“求婚”？

周冲 (失落地) 可是，她拒绝了我。她说，她已经有了意中人。

蘩漪 有了意中人？(证实了自己的疑惧，沉重地自语)

周冲 虽然她拒绝了我，可在我眼里，她更加真实、更加高贵了……

蘩漪 我明白了……

周冲 (发现母亲并没有听) 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

蘩漪 没什么。

[四凤端药碗上。]

周冲 (看见四凤，兴奋地迎上) 四凤……

四凤 二少爷。(走近蘩漪) 太太，该吃药了。

蘩漪 (恶从心起) 谁说我要吃药？

四凤 (怯懦地) 是……老爷吩咐的。

蘩漪 倒掉！

四凤 太太……(为难地) 您……

蘩漪 倒掉！你们都巴不得我有病，甚至一病不起，是吧？

四凤 (委屈地快要哭了) 太太，您……

[四凤放下药碗无奈地退下。]

周冲 (埋怨地) 妈，您今天是怎么了？干嘛跟四凤发这么大的脾气？四凤、四凤！(追四凤下)

蘩漪 (沉思着) 她有了意中人？

(唱) 难怪人去春不再，

只缘新宠已投怀！

欲将阴云驱天外，

还需决断速安排！

[鲁贵上，欲穿场下，看到蘩漪，止步。]

鲁贵 (走近她，讨好地) 太太，您的病好些了吗？

蘩漪 是鲁贵，我正要找你呢。

鲁贵 有什么事，您尽管吩咐。

蘩漪 听说你的太太常年不在家？

鲁贵 可不是吗，为了每月八块钱的佣金，跑到八百里以外给人家当老妈子。两年才回一趟家，太太您说这值吗？还念过书呢，简直是没出息。

蘩漪 她什么时候回来？

鲁贵 对了，今儿就回来，火车马上就到，我正准备去接她呢。

蘩漪 你让她先到我这儿来一趟，好吗？

鲁贵 好、好。(猜度着) 太太，您是要……

蘩漪 我有话跟她说。

鲁贵 (边寻思着) 好，好……(欲下)

[周萍拿着信札上，看到蘩漪欲绕道躲下。]

鲁贵 (迎上，躬卑地) 大少爷，您是看太太来了？她在这儿呢(指了指蘩漪，下)

周萍 (望着走来的鲁贵，自语地) 讨厌！

蘩漪 (有意味地) 是有点讨厌，如果这儿坐的不是我，他也就讨厌了。

周萍 (不屑应对，岔开话题) 您下楼来了，病好些了吗？

蘩漪 (对他的“关心”回以淡淡的苦笑) 听说你要到矿上去？

周萍 是的。

蘩漪 什么时候回来？

周萍 两年、三年，也许更久。

蘩漪 难道你就这样走了吗？

周萍 (会意地)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。

蘩漪 怎么，不该说吗？想过没有，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？

周萍 你？

蘩漪 难道我们以前的事就随随便便地发生，又随随便便地忘弃吗？

周萍 蕉漪，我求你不要再提我们以前的事好吗？那是一场噩梦，可怕的噩梦！……(很痛苦，说不下去了)

蘩漪 怎么，你后悔了？

周萍 您是我父亲的妻子，是我的……(说不出口来) 是我弟弟的母亲。我们曾经迷失了自己，迷失了良知！现在……现在也该自为之了！

蘩漪 好自为之？可你说过你会对我负责任，为了我，你愿意让你的父亲去死！

周萍 蕉漪……(恳求地) 蕉漪，求你原谅我好吗？怪我年轻一时糊涂做了错事……

蘩漪 (打断他的话) 可我不是一时糊涂，也没觉得做错了什么，更谈不到后悔！

周萍 那你要怎么样？

蘩漪 我希望你不要走，至少不要撇下我一个人走！

周萍 这……(不知说什么好，背唱)

断难断，了难了  
悔当初不该一时心火烧！

蘩漪（自语地，唱）怎能断？怎能了？  
怎禁这如火情肠遭水浇？

周萍（相对走近，欲言又止，唱）

蘩漪  
四目相对言语少，  
五内如焚恨天高！

[二人僵持在那里。  
[雷声隐隐。  
[周朴园捻着素珠上。

鲁贵 老爷，您慢着点。

周朴园（唱）岁月磨砺人渐老，  
往事如烟影未消，  
未得安卧依高枕，  
煤矿又起罢工潮！  
弹压安抚虽巧妙，  
怎奈是身心疲惫不堪劳。

周萍（看到父亲，找到了摆脱蘩漪的机会，迎上）父亲，我正要去找您呢。这是以您的名义，给矿上写的推荐信，请您过目。（递过信札）父亲，我想明天就走。

周朴园 你等等。（走近蘩漪，看了看药碗）今天你又没喝药？

蘩漪 药太苦，我喝不下去。

周朴园 疼苦就不喝？忘了你脑子有病吗？

蘩漪 我……（看了看药碗，转过脸去）

周朴园 喝了它，不要任性。  
[周冲匆匆上。

周冲 父亲，您不是约了那个工人代表鲁大海来跟您谈判吗？他在门房已经等了一整天了。

周朴园 谈判？让他等着吧，不见！

周冲 父亲，您还是见见，跟他谈谈吧，再说矿上的工人罢工也是有道理的。

周朴园 胡说！有什么道理？（转对四凤）去，请太太喝药。

四凤（端药碗送到蘩漪面前，怯懦地）太太……

蘩漪 我不想喝！

周朴园（命令地）喝了它，当着这么大的孩子不要任性。

周冲 父亲，妈不愿意，您何必这样强迫呢？

周朴园（不容违逆）说，请你母亲喝药。

周冲 父亲……

周朴园 我要你说！

周萍（至周冲前低声地）弟弟，听父亲的话吧，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

[周冲把药端到蘩漪面前。

蘩漪（望望周朴园，看着药碗，哀求着）留着我晚上喝不行吗？

周朴园 蘩漪，做了母亲的人，应该处处替孩子着想，就

是自己不保重身体，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。

蘩漪（痛苦地）不，我喝不下去。（转身欲走）

周朴园（严厉地）站住！（蘩漪接走，周朴园怒拍石桌）

站住！

周萍 父亲，还是让母亲留着晚上再喝吧。

周朴园 不，现在就喝！你（指周萍），去劝你母亲喝药！

周萍（为难地）父亲……我……

周朴园（断然喝令）去——

[周萍接过药碗，痛苦地向蘩漪走近。  
[蘩漪痛苦、慌乱，不知所措。  
周朴园 跪下，（见周萍仍然站着）跪下！

[周萍无奈，颤颤巍巍地欲跪下去。  
[幕后合唱声起。  
（合唱）此药苦比黄连甚，  
点点滴滴穿透心。  
本是良宵寄情客，  
却做膝下唤娘人。  
[合唱声中，周萍慢慢跪了下去，蘩漪不忍看他，她颤抖着端起药碗来，眼泪夺眶而出。猛然咬牙闭目，将药一饮而尽，然后哭着跑上楼去。（下）

周冲 妈，妈（追上楼去，下）

[合唱声止，收光。

[舞台一隅灯亮，鲁妈出现在那里。她是从蘩漪房中才出来的。  
[升光，景现周宅客厅，醒目处摆有一个小相框，内装鲁妈年轻时的照片。  
[四凤兴冲冲地跑上。

四凤 妈！

鲁妈 凤儿！

四凤（惊喜地扑向母亲）妈，来坐。妈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
鲁妈 是这儿的太太要见我，我就跟你爹来了。

四凤（感到蹊跷）妈，太太都跟您说什么了？

鲁妈（痛惜地）孩子，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妈在信中是千叮咛、万嘱咐，叫你远离这种富豪人家，可你为什么偏偏就要走这一步啊？你那个爹……他的话能听吗？

四凤（喃喃地）妈，您放心吧，周家人对我都很好，老爷从不骂下人，二位少爷对我也很和气……

鲁妈 等等。你说什么？这家人姓周？

四凤 是姓周。

鲁妈（惊愕）姓周？

四凤 妈，你怎么了？

鲁妈（决然地）孩子，这种人家不是咱们呆的地方。去收拾你的东西，咱们走。

四凤（不甘心地）什么？走……

鲁妈 (观察着女儿) 难道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?  
 四凤 (忙掩饰) 没、没有,一定要走吗?  
 鲁妈 不能不走,这儿的太太已经发话了,咱们还是快点走吧。  
 四凤 (无奈地) 那您在这儿歇一会儿,我去收拾收拾东西。(扶母亲落座,下)  
 [音乐起。  
 [鲁妈无意中发现这屋里的陈设似曾相识,她情不自禁地仔细辨认起来,结果使她吃惊不小。  
 [鲁妈发现了放在桌柜上的照片,她擦擦眼睛,拿到手里细看,当确认之后,她惊呆了。  
 [鲁妈无力自持,软瘫落座,相框落地。  
 [雷声沉闷而遥远。  
 鲁妈 (唱)(女声伴唱)  
     像是梦,不是梦,  
     往事浮现一层层。  
     苦水长似江河水,  
     母亲饮完女儿吞。  
 [周朴园持佛珠上,见鲁妈情态异常,站在远处仔细观察。  
 [周朴园轻步走近鲁妈,抬起地上的相框看看照片,再看看鲁妈,反复对照后,他也被惊呆了。  
 [雷声。  
 [鲁妈看清是周朴园,躲避地欲下。  
 [音乐止。  
 周朴园 站住,你是……新来的下人?  
 鲁妈 不,我是来找我的女儿的。  
 周朴园 女儿?  
 鲁妈 就是四凤。  
 周朴园 四凤是你的女儿?  
 鲁妈 是的,老爷。  
 周朴园 听你口音不像是北方人?  
 鲁妈 我是无锡人。  
 周朴园 无锡人?三十年前,无锡有一位姓梅的小姐,大年三十跳河死了。你听说过吗?  
 鲁妈 她不是小姐,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,名叫侍萍。  
 周朴园 对,是她。  
 鲁妈 当时,她跟周公馆的大少爷有点不清白,生了两个儿子。生了第二个才过了三天,周少爷就不要她了。她是走投无路,才跳到河里的。  
 周朴园 可我怎么听到传言说她并没有死。  
 鲁妈 罪还没受够,让慈善人家给救了。  
 周朴园 你可知她现在在哪里?  
 鲁妈 不知道。(欲下)  
 周朴园 (试探地) 侍萍!  
 [鲁妈本能地止步。  
 周朴园 难道……真是你吗?  
 鲁妈 (沉重地点着头) 不错,我就是被你害死而复生的梅侍萍!

[又是一声雷响,男声伴唱:  
     不是梦,却似梦,  
     毛骨悚然魂魄惊。  
     三十年前葬水底,  
     恩怨来了又复生!]  
 周朴园 (沉重地) 三十年了,你到底还是找来了!  
 鲁妈 你以为我还会来找你吗?  
 周朴园 (敏感地) 那么,是别人让你来的,他是谁?  
 鲁妈 是天,是命。是天命对我的惩罚!(舒了口气,缓慢地) 我宁肯去死,也不愿意再见到你。可是,老天爷偏把我推到这儿来,让我再来延续三十年前的噩梦!我真不明白,命运为什么这样跟我过不去呀!  
 (唱) 一腔苦水似浪涌。  
     我恨天,我恨命,命如黄连天无情,  
     三十年罪罚未终!  
     想当初太年轻少虑多梦,  
     把青春付与了恶魅煞星!  
     我为你连生两个子,  
     却被你,驱入茫茫雪夜中!  
     除夕夜,雪打灯,  
     高墙内外天两重。  
     朱门内,你张灯结彩娶新欢,  
     荒野里,我脚下无路泪结冰。  
     三十年,一场噩梦仍未醒,  
     冤家路窄又相逢!  
 周朴园 (有愧地) 三十年前的往事,我看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吧。侍萍,你看看这间屋子,你仔细地看看。  
 (唱) 这屋里陈设如故你也看见,  
     全是你纪念你保留依然。  
     只可惜事已至此无力改变,  
     你和我今已是日暮灯残。  
 (签给她一张支票)  
     这些钱权当我赎罪致歉,  
     这些钱足够你安度晚年。  
     息事宁人大家好,  
     从今后各不相扰各自安。  
 (把支票递给她)  
 [鲁妈接过支票,凝视良久,缓慢地撕为碎片扔于地上。  
 周朴园 你到这儿来,总会有点什么要求吧?  
 鲁妈 有。  
 周朴园 什么?  
 鲁妈 我想看一看我的萍儿。  
 周朴园 你看他一眼,对他能有什么好处?况且他已知道他的生母早在三十年前跳河死了。咱们那个小儿子不是让你抱走了吗?  
 鲁妈 那是你们家老太太眼看着孩子快要死了,才让我抱走的。

周朴园 他现在在哪儿？

鲁 妈 在你的矿上做工。

周朴园 我派人把他叫来。

鲁 妈 他已经来了。

周朴园 在哪儿？

鲁 妈 就在门房。

周朴园 叫什么？

鲁 妈 鲁大海！

周朴园 (吃惊地) 鲁大海？

(唱) 悠悠一梦三十载，

时过境迁未释怀。

深深一笔良心债，

压得我腰弯两鬓衰！

财富未造都闪去，

忧烦却来袭厅台。

亲情相隔九重外，

一团乱麻难解开。

[幕后吵闹声：(鲁大海的声音)“你们放我进去”！

[周朴园的随从上。]

随 从 老爷，那个谈判代表鲁大海……他冲进来了。

鲁大海 (内唱) 可恨矿主太残暴！

[鲁大海冲上，一伙周家仆人拉拉扯扯地阻拦着。]

[周萍、周冲闻声上。]

鲁大海 (然后冲向周朴园，接唱)

持钱财、仗恶势，收买警察压工潮，

枪响处众工友应声而倒，

冤沉千古恨难消！

(冲向周)

鲁 妈 大海！

鲁大海 妈！(转向周朴园) 周朴园，你真无耻！

(接唱) 工人中间一问男女老少，

哪一家未饱受饥饿煎熬？

闹罢工不过为生存呼号，

哪料想为生计反把命抛？

鲁大海既担当谈判代表，

岂能让杀人者法外逍遥？

若不把复工条件一一办到，

我们就坚持到底决不动摇！

周朴园 (从鼻子里发出世故的笑声) 哼哼哼，工人们不是推举你来跟我谈判的吗？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？

鲁大海 (愤怒地) 你已经让我在门房等了整整一天了！

周朴园 那就委屈你了。告诉你吧，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谈判了。

鲁大海 什么？

周朴园 (对随从) 把复工合同给他看看。

[随从把复工合同递给鲁大海。]

鲁大海 (看完合同，吃惊地) 啊？他们签字同意复工

了？

周朴园 (得意地) 对！和你一起来的那几个人都一一签了字，现在他们正高高兴兴地带领着工人们在井底下干活呢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不知道？我这里还有一份矿上开工后打来的电报，不妨你也过过目。(说着掏出电报让随从交给鲁大海)

鲁大海 (看了电报，怒不可遏) 这些没有骨气的东西！

周朴园 (同情地叹息着) 年轻人！(走近鲁大海，满怀恻隐地) 这世上还有好多事情你不明白。何必

要这么冒失、这么冲动呢？

(唱) 我也曾因年轻冒失冲动，

我也曾因年轻不辨青红。

入迷途进一步陷入绝境，

识时务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
倘若是你与我恩能同谋行能同轨同心同德同修一门好品性，

从今后我把你看作亲生。

周朴园 孩子——

鲁大海 (大笑) 哈、哈、哈……你收买了他们，还想收买我？只要听你的，你就把我当儿子看？你不配！别说你是在骗我，就算你是我亲生老子，我也跟你誓不两立！

周朴园 你给我出去！

鲁 妈 (拉鲁大海) 大海，这儿不是讲理的地方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再说！

鲁大海 (愤愤地) 妈，整整一天，他让我在门房等候，原来是拖延时间施展阴谋，依仗权势，暗中运筹。翻云覆雨，深藏不露。(转对周) 如今你又施弄奸巧，要让我背叛工友。你……你真是人中败类，无耻下流！

周 萍 放肆！(冲向鲁)

周朴园 (制止周萍) 萍儿。

[鲁妈听到呼叫“萍儿”对周萍关注起来。]

周朴园 好，骂得好！既然这样，我也就无能为力了。从今往后，我的矿上也就没有你了——你被开除了。

鲁 妈 你……(欲言又止)

周朴园 叫鲁贵！

鲁 贵 (急跑上) 在这儿呢。

周朴园 (指鲁大海) 他可是你举荐到矿上的？

鲁 贵 (卑躬认错) 是，怪我瞎了狗眼。

周朴园 这就是你调教出的孩子？

鲁 贵 (急于辩解) 他……谁知道哪个王八蛋种下的野种！

周朴园 (怒喝) 你也给我滚！

周 萍 (指使仆人) 把他们轰出去！

周 冲 (冲着父亲喊叫起来) 这是不公平的！

周朴园 多嘴！下去！

鲁 妈 (拦住仆人) 大海，咱们走！(欲拉大海下)

鲁大海 (挣开母亲，冲向周朴园) 周朴园！别看你财大

- 气粗、不可一世，你迟早会断子绝孙！
- 周萍 你……你说什么？
- 鲁大海 断子绝孙！
- 周萍 我让你骂！（说着，打了鲁大海一记耳光）  
[鲁大海欲扑上反击，被鲁妈拦住。]
- 鲁妈 （冲向周萍）你是萍……（忙改口掩饰）凭什么打人？
- 周萍 你是谁？
- 鲁妈 我是你……你打的这个人的妈。
- 鲁大海 妈，别跟他们说了，他们都是没有人性的畜生！
- 周萍 （怒向大海）把他们轰出去！  
[众仆人围打鲁大海。]
- [鲁大海奋力推开众仆人，怒视着周朴园，亮相。]
- 鲁大海 （唱）道貌岸然怀奸险，  
儒雅之下藏凶残；  
手持佛珠装良善，  
欺人欺世难欺天！  
[周朴园极力抑制着激动，闭目仰天捻动着素珠。]
- [幕后，低沉的诵经声由弱渐强。  
[雷雨大作。  
[切光。只有一束追光照射着周冲，他满怀义愤，步履沉重地走向一隅，拉响了提琴。琴声如泣如诉……]
- 周冲 这是不公平的！
- [黑暗中，一盏昏暗的油灯闪烁。  
[灯光徐徐扩大，景现鲁贵家四凤的居室。  
[屋内陈设简陋但不失整洁。  
[四凤神情颓然，打开窗户向外张望。  
[窗外大雨如注。  
[鲁妈上，观察四凤有顷。
- 鲁妈 四凤，四凤。
- 四凤 （慌忙关上窗户）妈。
- 鲁妈 孩子，你在看什么呢？
- 四凤 （搪塞地）我……我看雨停了没有。
- 鲁妈 雨下得不是正大呢吗？
- 四凤 （无以应对）我……
- 鲁妈 四凤，过来。（落座）
- 四凤 （惴然地走近母亲）妈……
- 鲁妈 孩子，你有什么心事吧？
- 四凤 没，没有。
- 鲁妈 是不是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什么人呢？
- 四凤 没有，妈。
- 鲁妈 （不相信地）真的没有？
- 四凤 （心虚地）真的没有。
- 鲁妈 孩子，妈是个没人可怜、没人疼的苦老婆子，是吗？
- 四凤 （酸楚地）不，妈，您别这样，我疼您，我疼您。
- 鲁妈 （严肃地）那你告诉妈，周家的少爷究竟和你怎么样了？
- 四凤 （紧张起来）妈，是不是周家太太跟您说什么了？
- 鲁妈 （近似自语）我想她也不会无中生有吧！
- 四凤 （掩饰地）妈，您怎么能听她的话呢？
- 鲁妈 （沉重地）孩子，你可要说实话，妈可是再也经不起事了！（落下泪来）
- 四凤 妈！（扑到母亲怀里哭了起来）您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呢？
- 鲁妈 那好，你答应妈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和周家的人来往。
- 四凤 怎么会呢？过几天您不是要带我走了吗？
- 鲁妈 是要走，可妈心里还是不塌实。
- 四凤 妈，您多心了。我答应您以后永远不和周家的人来往就是了。
- 鲁妈 不，我要你发誓。
- 四凤 （意外地）发誓？
- 鲁妈 （坚决地）嗯，对天发誓！
- 四凤 （痛苦地）妈，这何必呢？
- 鲁妈 跪下。
- 四凤 （央求地）妈……
- 鲁妈 你给我跪下！  
[四凤边往下跪，边哀求地看着母亲。]
- 鲁妈 对着老天，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！
- 四凤 （泪如泉涌，屈从地）  
（唱）头顶黑云膝落地，  
本欲嚎啕却哑泣。  
泪珠滴滴伴誓言，  
斩断柔肠到云际。
- 鲁妈 听！外边打着雷，你要向雷电发誓，向老天发誓！
- 四凤 （接唱）从今后离周家远如天地，  
若来往愿遭受——
- 鲁妈 （逼迫地）说，你倒是快说呀！
- 四凤 （横下心来，接唱）电打雷劈！
- 鲁妈 我的孩子——（泪如雨下，缓慢拉起已成泪人的四凤，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心疼地抚摸着）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
- 四凤 （泣不成声）妈……
- 鲁妈 妈也是万不得已呀。
- 四凤 （抽泣着）妈，您早点睡吧，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呆一会儿。
- 鲁妈 好，你也早点睡吧。（欲下，转念，又返回，毅然地）不行。四凤，你抓紧时间收拾东西，咱们明天一大早就走！  
[音乐突止。]
- 四凤 （出乎意料）明天就走？
- 鲁妈 对。明天就走，你快点收拾吧。（断然下）

四 凤 (痛楚转而伤心地遥望远方)萍,明天我就要走了,走得很远很远,你要多加珍重,你我来世再见了。

(唱)雷雨阵阵小屋寒,  
滴漏声声人心烦。  
明日快快随娘去,  
前路迢迢似天边。  
明晚茫茫何处宿?  
情思悠悠两相牵。  
情将断,梦将残,  
欲告别,却无缘。  
别后望你多珍重,  
谨防酷暑与严寒!

[四凤伏案哭泣,渐渐睡去。]

[周萍上,叩窗。]

四 凤 (听见声音,急至窗前)谁?

周 萍 四凤!

四 凤 (吃惊地)萍?

周 萍 你开开窗户让我进去。

四 凤 不行,不行,我妈在家呢,你还是快点走吧。

周 萍 那我走了,我走了。

四 凤 萍。

[四凤见窗外无动静,打开窗户,周萍欲入。]

[四凤欲关窗,周萍强行而入。]

[四凤担心地望着内屋,然后向周萍。]

四 凤 大少爷,这不是周公馆,你还是快点走吧。

周 萍 凤,我有话要跟你说。

四 凤 大少爷,我求您,放过我吧,要是让我哥哥看见,他决饶不了你。

周 萍 凤,你不是要跟我到矿上去吗?我决定带你走。

四 凤 带我走?

周 萍 对,咱们明天就走!

四 凤 明天?

周 萍 对。

四 凤 (痛苦地摇着头)大少爷,明天我已经不能跟你走了。

周 萍 (顿感意外)为什么?凤,你不是说得好好吗?(拉住她的手)你这又是怎么了?我知道你妈不信任我,我一时冲动又打了你哥哥,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,好吗?

(唱)千不该,万不该,我不该动手

未及攀亲却结仇。

可无金,可无银,不能无你

你是我心中的明月,栖身绿洲

天亮后我带你高飞远走,

冲出樊篱搏自由。

飞向天高云淡处,

风清月朗度春秋!

四 凤 萍!(慢慢抽出手来,依依不舍地,唱)  
感谢你对四凤一片爱意,

事到此也只能各奔东西。

把你的情和爱深埋心底,

[此时,站在窗外的蘩漪早已悲痛不堪。]

周萍、蘩漪(同唱):

周萍——(向四凤)四凤啊!

蘩漪——(向窗内)周萍啊!

周萍——(唱)难道说这就是你我的结局?

蘩漪——怎能忘咱二人以身相许?

约山盟立海誓生死相依!

四 凤 (唱)天亮后我要随妈妈远去,

奔向那天边的小屋,陌生的小溪!

蘩 漪 (唱)一句话……

周 萍 (唱)一句话如突降晴天霹雳!

蘩 漪 (唱)可怜我,可怜我太轻信枉自痴迷!

四 凤 (唱)是天意是命运难以违逆!

周 萍 (唱)天可违命可逆此情难移!

蘩 漪 (唱)才知晓你精于逢场作戏,

弃旧情博新欢竟在旦夕!

四 凤 (唱)满腹话竟不知从何处说起!

蘩 漪 (唱)造弄弄拘不出满腔委屈!

周萍——

四凤——(唱)举目对天问雷雨,

蘩漪——为什么总向真情报衷情?

[幕后,鲁大海的声音:“四凤!”]

[蘩漪闻声,发狠地咬了咬牙,从外边关死了窗户,下。]

四 凤 (极力压低声音,慌乱地)不好,我哥来了,快走!快走!

[周萍忙到窗前,用力推窗。]

周 萍 (压低声音,慌乱地)窗户打不开了!

鲁大海 四凤,四凤!(提马灯上)

[四凤情急之下要拉周萍冲出门去,被鲁大海迎面拦住,四凤忙将周萍挡在自己身后。]

鲁大海 是你?(向屋内)妈,快来!这儿有鬼!(提起桌上的菜刀,怒向周萍)

四 凤 (被吓得失魂落魄,惊叫)哥哥一一哥!

[鲁妈急上。]

四 凤 啊——(绝望无助地惨叫一声,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,下)

周 萍 (关切地)四凤!

鲁 妈 (看到眼前的情景,痛楚地)天哪!(晕倒)

鲁大海 周萍!今天你还想活着出去吗?

[鲁大海扑砍周萍,周萍慌乱地拉起凳子隔挡,难以招架,眼看要被砍伤。]

鲁 妈 (苏醒,惊叫着拉住大海)大海!

鲁大海 妈,放手!

鲁 妈 大海，你要再动，妈就死在你的面前！（死死地抱住他，对周萍）你这个糊涂的东西，还不快跑？快跑！

[周萍仓惶跑下。]

鲁 妈 （才发现四凤不见了）四凤，四凤呢？四凤——（追下）

[鲁大海追下。]

[雷鸣电闪，雨暴风狂，鲁大海、鲁妈和周萍寻呼四凤的声音在风雨中飘荡。]

[收光。]

[音乐。]

[雷雨声渐息。]

蘩 满 （内唱）步履蹒跚路难行，  
（神色呆滞地在泥泞的雨地里挣扎着上，接唱）

愤难泄、恨难平，

满腔怒火满怀冰，

断肠人怨怨苍穹！

层层黑云压长空，

行行悲泪入雨中。

凄风不为吹愁去，

苦雨却增添伤情。

可怜盛夏雷雨夜，

呜咽风声掩哭声，

泪眼难辨来时路，

痛将肝胆溅泥泞！

[升光。]

[蘩满已站在周宅客厅里。]

[周萍上，瞥见蘩满，躲避地欲从另侧下。]

蘩 满 （依然不动，也没有看他）你上哪儿去了？

周 萍 （止步）是你，你还是少管我的闲事吧！（欲下）

蘩 满 她呢？

周 萍 谁？

蘩 满 你不是到她家去了吗？

周 萍 （对抗地）是的。你能怎么样？

蘩 满 不怎么样。（几乎是咬着牙）我只是怕四凤的哥哥把你给杀了！

周 萍 你是怎么知道我去她家的？

蘩 满 我看见了，可我没翻窗进去。

周 萍 （恍然大悟）那窗户是你从外边关死的？

蘩 满 （坦然地）是我。你跟四凤幽会我怕让别人看见。

周 萍 （勃然大怒）你、你真是个怪物！幽灵！

（唱）你着了魔，发了疯，

雨夜探踪似幽灵！

暗中陷我入绝境，

柔弱之下藏穷凶！

我决心不顾责难娶四凤，

再不要煞费心机枉多情！

（欲下）

蘩 满 （欲发火又忍了下来）你——萍，（恳求地）我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，求你不要撇下我！还是带我一起走吧。

（唱）你看我无亲无故谁怜悯？

身若牢囚不知春。

我早已备好棺木只待死。

多亏你救活一颗将死的心。

你若狠心弃我去，

岂不是亲手推我入孤坟？

要走带我一起走，

哪怕是傍……

周 萍 傍什么？

蘩 满 （唱）傍四凤我也甘心！（跪了下去）

周 萍 （唱）违天理背人伦一场春梦；

压得我心神碎痛不欲生。

我劝你弃邪念息悟猛醒，

再不要伤害亲人、辱没门庭！

蘩 满 （忍无可忍，陡然站起，苦笑起来）你！嘿，你还懂得天理？你还懂得人伦？告诉你，一个女人不能遭受两代人的欺辱。你！

（唱）你忘了曾将我百般勾引？

你忘了曾向我大献殷勤？

害得我不能生又不能死，

既非妻又非母也非情人！

遭受你两代人玩弄欺骗，

难道说这就是天理人伦？

我心中求生的残火，

求生的残火成灰烬，

懒得用这将死的躯体伴晨昏！

就请你亲手送我走，

也算你周萍有情有恩。

（从佛龛下周朴园的桌柜里取出枪来。接念）

来、来、来！事已至此，我已别无他念，就请你亲手送我上路吧。（把枪塞给周萍，情不自控地惨笑）

周 萍 （被她吓得不知所措，拿枪的手颤抖着）你疯了……你真的疯了！

蘩 满 （大喝一声）你来呀！

周 萍 （几乎是在哀求）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不要这样……

[鲁大海从周萍背后上。]

鲁大海 （怒吼）周萍！

[周萍被吓了一跳，转身下意识地枪指大海，颤抖得更厉害。]

周 萍 你……要干什么？

鲁大海 （逼他步步后退）我跟你要四凤！你们这些人，酒足饭饱，良知丧尽。勾引我贫家女消遣开心。今天我若不教训你，你怎知穷人也是人！（将周萍打倒在地）

蘩 满 萍——(护住周萍，要扶他起来)

周 萍 你滚开！(狠狠地推开蘩漪)大海！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甚至可以杀了我，可我和四凤是真心相爱，我会让她向你说明白的。

蘩 溪 (彻底绝望了，发狠地对周萍)周萍，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，她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！

周 萍 随你的便！

[蘩漪毅然下。]

[四凤上，她神情憔悴，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苦难。]

四 凤 (怯弱无力地)萍……

周 萍 凤！(忙去扶她)

鲁大海 (推开周萍，拉住四凤)你，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……

周 萍 大海，我求你不要为难四凤，她已经再也不能承受了！

鲁大海 你少装慈悲！

周 萍 四凤我们收拾东西，现在就走。(周萍拉四凤欲走)

鲁大海 (拦住去路)你敢！

[鲁妈上，经过一夜煎熬，她似乎又老了许多，神情也有些呆滞。]

四 凤 妈！(扑向母亲，悲声大放)都是四凤不好，都是四凤不好！(慢慢跪了下去)

(唱)可怜妈妈慈母心，  
总盼我端端正正长成人。  
妈妈流下千滴泪，  
儿心如刺万根针。  
妈妈呀，  
任打任罚都在你，  
只要妈妈能宽心！

请妈妈允我跟他走。

鲁 妈 (一个“跟他走”使她恢复了意识)什么？跟他走？

四 凤 (接唱)儿永世不忘娘的恩！

周 萍 (恳求地)鲁妈妈……！

鲁 妈 (终于哭出声来)苦命的孩子！

(唱)有苦难诉才叫苦，  
血泪入心难流出，  
做娘的走错路一步，  
后尘儿女入歧途。  
他们是同胞兄妹亲骨肉，  
怎能够效鸳鸯称妻道夫？

四 凤 妈——

周 萍 (哭求)鲁妈妈，您就成全了我们吧！

鲁大海 (呵斥地)四凤！(指着周萍，念)像他们这种人，依仗钱势，横行天下，他们父子相比，分毫不差。你不能一时糊涂，把一生来做赌押呀！

四 凤 (隐情难言)妈……哥哥！(念)这是我自己铺就的路，生也好、死也罢，只能随他！(哭泣)

鲁 妈 (坚决地)不！不、不……不行！你们绝对不能在一起！我情愿没有你，也不能让你跟他一块走！

周 萍 鲁妈妈，您要是再三不肯，那……我们只好自己走了！(果断地拉起四凤要走)

鲁大海 不行！

四 凤 (悲泣地)萍！(眩晕过去)

[音乐戛然而止，静场。]

鲁大海、周萍、鲁妈(轻声地)四凤、四凤……

四 凤 (依在周萍怀里，虚弱无力地)妈……

鲁 妈 孩子，妈的苦说不出来呀！

四 凤 妈，您就……饶了我吧……(轻弱地，唱)

儿失足铸成千古恨，  
羞愧难当怎说明？  
妈呀，女儿已然有身孕。

鲁 妈

周 萍 (吃惊地)啊？

鲁大海

四 凤 (接唱)流水难收路已穷！

[鲁妈呆若泥塑。]

鲁大海 (咬牙切齿地向周萍)周萍，今天我非宰了你！(举起凳子欲砸周萍)

[四凤急忙抱住周萍。]

[鲁妈拦住鲁大海。]

鲁 妈 (惊呼)我的儿……我的儿子！(扑上去推开大海，背唱)

手心手背都是肉，  
(对大海唱)  
莫为旧恨添新仇，  
可怜我一双儿女罪孽铸就，  
亲兄妹暗苟合木已成舟。  
无奈何放他们高飞远走，  
天报应娘为儿承担罚酬！

(横下心来)孩子！

(拉起四凤，无奈地，接唱)

要走你就远远地走，  
千难万险莫回头。  
天涯海角去安家，  
隐姓埋名度春秋。

要走你就悄悄地走，  
昼夜夜行为遮羞。  
人生路上负罪去，  
自消灾难自解愁！

要走你就快快地走，  
追星赶月莫停留。

永世不要恋故土，  
永世莫为母担忧！

四凤 妈！（跪）您多保重，女儿走了。

鲁大海 （急切地）四凤，妈老了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！

鲁妈 （痛苦地挥着手，让他别再说下去）大海，你不明白啊！（向四凤凄婉地）孩子，让妈再好好亲亲你。

四凤 妈……

鲁妈 （抱住四凤哭泣，向周萍）你也过来，让我再看看你。

[周萍低首向前。]

鲁妈 （痛苦异常，最后狠心地）你们走吧！（无力讲话，挥手放行）

[周萍扶着四凤欲下。]

四凤 （猛回身，痛苦地扑向鲁妈）妈！

周萍 四凤，走吧！

[蘩漪拉周冲上。]

蘩漪 站住！（拦住周萍去路，推周冲向前）你们上哪儿去？

周萍 你来干什么？

蘩漪 我让你们的弟弟为你们来送行！

周冲 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

蘩漪 冲儿，你看看、你看看！（配乐念）

看看你眼前的这对男女，  
是怎样暗合谋把你相欺！  
这一个施媚态秋波频递，  
搅得你方寸乱魂飘神移。  
这一个做兄长伤天害理，  
暗地里夺你爱欺你惹怒！  
冲儿，你本是男子汉顶天立地，  
扬血性洗羞辱要论高低！

周冲 （埋怨地）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（不愿说什么，背过身去）

周萍 （怒向蘩漪）蘩漪，你也太过分了！（转向周冲）弟弟，哥哥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可我和四凤……

周冲 哥哥，你什么也别说了。你带四凤走吧。只要你好好待她，我会真诚地祝福你们。

周萍 （感激地拉着周冲的手，不知说什么好）弟弟……

蘩漪 （大出意料，怒向周冲转而绝望、悲愤地）你！你！（冲着观众）你不是我的儿子！不是我的儿子！天啊！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啊？

（唱）我好无助、好失望，  
儿无血性娘心伤！  
指望他横刀立马夺田爱，  
他却把尖刀刺向我胸膛！  
他们是父狠儿更狠，  
我却是母弱子不强！

周冲 妈，您别这样！

蘩漪 你别叫我妈！我不是你妈！不是你妈！

周萍 （慌乱地）蘩漪！你真是疯了，弟弟送她上楼去、上楼去。

蘩漪 对，我是疯了。可我还知道你是谁，我是谁。而你呢？

周萍 （急于逃离）四凤，我们走！（拉四凤欲下）

蘩漪 （完全失态地）站住！周萍，我要你说，我要你把真相给四凤、给你的弟弟、给所有的人都说明白！

（倾泻般地，唱）

你始乱终弃把我毁，  
凌弱又做窈花贼！  
人皮之下藏厉鬼，  
可善可刚亦可悲！  
对生父对继母你都有罪！

[场上众人个个目瞪口呆。]

[幕后伴唱：天也昏来地也黑！]

[炸雷、寒光、暴雨。]

[周冲悲愤之极，步履迟缓地向周萍走去。]

周冲 （向周萍）你……（转向蘩漪）你……（突然嚎叫般地仰天痛哭）天哪！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！

周萍 （慌乱至极）你怎么能这样！四凤不要理她，她是疯子，我们走！（欲拉四凤走）

蘩漪 走？（冷笑）大门已经上了锁，你们走不了了！

周萍 蘩漪！你真是疯了！来人，来人，把她关起来！

蘩漪 周萍，你这个虚伪的东西！是你欺骗了你的父亲、欺骗了我、欺骗了你的弟弟，如今你又欺骗了她！（指四凤，毫无顾忌地高喊）朴园、朴园！等等他来了！

[雷声轰鸣。]

[周朴园穿着睡衣上。]

周朴园 （斥责蘩漪）半夜三更大喊大叫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！

蘩漪 （怒火未消，仍在喘息）我请你来见见你的好亲戚！四凤你过来。（拉四凤向周朴园）这是你的儿媳妇！（对四凤）叫他爸爸！叫啊！（拉鲁妈）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，这是你的亲家母！（厉声对周萍）周萍，你也过来！当着你父亲的面给这个妈磕头，（咆哮着）磕头啊！

周朴园 （目视着鲁妈）侍萍，你到底还是回来了。

蘩漪 （吃惊非小）什么？她？

鲁妈 （慌乱地）不！你们弄错了！

四凤 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啊？

周萍 （向鲁妈）侍萍？什么？你、你是我的……（转向周朴园）不！不是！父亲，您告诉我不是！

周朴园 萍儿，不要以为你和四凤是同母，就觉得脸上不好看，你就忘了人伦天性！

四凤 （痛苦地向着母亲）妈，这不是真的！这不是真

的！

周萍 父亲——

周朴园 萍儿，她就是你的生母梅侍萍，快给你母亲跪下。跪下！

[霹雳、闪电、暴雨。]

[场上众人目瞪口呆。]

[幕后合唱：

啊  
霹雳千声人未惊，  
惊时方知天杀人！  
寒光劈得乾坤裂，  
巨雷炸得天地沉！

[雷鸣电闪，大雨如注。]

[合唱声中，四凤和周萍用异样的目光审视着周朴园和鲁妈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继而，他们互相指着对方，痛苦地惨笑着。

蘩漪（极为悔恨地）萍，我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。

四凤（互指对方）父亲？！你……我……天哪！  
周萍

[四凤惨叫一声，向后花园跑去。]

周冲 四凤，四凤……（紧追于后）

[周萍走向沙发背后，掏出枪来，神情麻木地凝视着。]

[四凤跑到电线断裂处，触电，惨叫一声倒地死去。]

周冲 四凤！（去拉四凤，触电倒地，死去）

鲁大海 四凤！

蘩漪 冲儿！

鲁妈

蘩漪 孩子……（都已双腿发软，挣扎着向四凤、周冲走去）

[突然一声枪响，周萍击毙了自己，倒在沙发背后。]

[合唱声止，静场。]

[蘩漪和鲁妈止步，恐惧地慢慢转过身来，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周萍。]

鲁妈（有字无声地）孩子，我的孩子……（晕倒）

蘩漪（和鲁妈同时）萍，萍……（晕倒）

周朴园（陷入极度痛苦，呆若泥塑木雕，机械地捻动着佛珠，像念经般地）儿子，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……

[雷电爆裂，大雨如注。]

[幕后女声合唱起：

富贵人家多善行，  
手弄佛珠口念经。  
凡人不知神仙事，  
只盼一生得太平。

[在合唱声中缓缓收光，落幕。]

——剧终

## 《当代戏剧》 征订启事

《当代戏剧》是全国戏剧艺术类核心期刊，西北地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戏剧、电视双月刊，由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办，1958年创刊，迄今已49余年历史。

《当代戏剧》立足陕西，面向西北，放眼全国，发行海内外，竭诚为广大专业戏剧工作者和业余戏剧爱好者服务。

《当代戏剧》汇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为一体，熔研究性、知识性、可读性为一炉。发表新创作的各种剧本和优秀传统折子戏，交流理论研究最新成果，传递剧坛最新信息，描绘名家新秀风采，展示表演艺术魅力，报导剧团改革动态，反映戏迷呼声心愿。

《当代戏剧》内容丰富，栏目多样，常设有《当代戏剧论坛》、《新作园地》、《人生大舞台》、《艺苑采风》、《艺海泛舟》、《名抒己见》、《戏剧春秋》、《名剧赏析》、《演员课堂》、《演员手记》、《戏曲音乐》、《舞台美术》、《外国戏剧》、《剧团之页》、《随笔·杂谈》、《消息报道》、《剧照·戏画》等。编排讲究，文图并茂，印刷精美，赏心悦目。

《当代戏剧》为国际16开本，每期64页。2008年本刊拟加大改革力度，充实内容，更新版面，贴近时代，积极投身文化市场。明年每本定价5元，半年定价15元，全年定价30元。本刊国内代号52-25，全国邮局（所）均可订阅（如当地不便订阅，可向本刊邮购，免收邮资，联系电话：029-87210330）。国外发行处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（北京399信箱），国际代号BM228。